

学习范永鏡的捕鼠經驗

寿 振 黄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去年6月25日的人民日报第七版有一段記載中华医学会昆明分会請曹依秀举行了一次引人入胜的关于老鼠生活习性的报告的报导。其中提到与曹依秀一同在昆明做学术报告的,一位汉族青年农民范永鏡。

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除四害工作也要大跃进。老鼠麻雀等虽然在許多地方已經基本消灭,但这些有害动物适应力强,繁殖很快,所以除四害的工作,一年到头都不能放松。

曹依秀、范永鏡都是杰出的劳动人民。解放以来由于不断的实践,經過比較、分析和綜合,認識了野鼠,的生活习性,懂得了和野鼠作斗争的規律。費力小,收效大。这些丰富的知識,倘能認真总结、提高,都是科学的真理。

8月中旬我很幸运,在昆明科联晤到了曹大媽。听老人讲述如何掌握野鼠的生活規律,收获很大,心中十分高兴。

9月間由于云南省人委有关文教方面,如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和昆明科联的关心与协助,在保山县防疫站会见了捕鼠英雄范永鏡。当天下午,他拿了鋤头和我們出保山县城,到田間去捕捉野鼠。以后每天繼續出去,一共在野外工作了5天。

范永鏡是保山县板桥区金鸡乡范家村人,貧农出身,沒有讀过书,現年26岁,东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員。从1951年起,每天抽出2、3小时捕鼠,有时一天仅捉一、二十只,有时每天可捉150多只。假使整天捕鼠,不做其他工作,据他估計,每天至少可捉200只左右,多則300—400只。七、八年来,范同志坚持消灭野鼠,數年如一日,到今年9月中旬止,共消灭了一万二千多只。在捕捉的过程中,他仔細观察,熟悉了野鼠的各种习性,頑强不息,掌握了野鼠的生活規律。

1956年10月間,板桥区金鸡乡举行某种集会,会

上有人提出每人每年捕鼠50只,范永鏡认为指标太低,他提出挑战,要在一个月內捕鼠500只,時間只要十二分之一,数量却增加10倍。大家有些怀疑,不很相信。为了跃进再跃进,當場他建議時間还可以再短些,保証在5天之內捕鼠500只,結果他在四天之內捕鼠517只,超額完成任务。

曹依秀和范永鏡都是生长在云南德宏佤族景頗族自治州。曹大媽的家乡是梁河县,在保山县的西南,相距約100公里。两人都是从51年起开始挖鼠,到現在为止,消灭的数量均在一万只以上。彼此都是文盲,由于他們能勤學苦鑽,坚持不懈,終于成为捕鼠专家。他們所找到的野鼠的生活习性和活动規律亦多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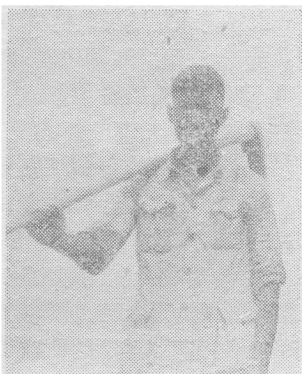
保山的野鼠,以黄胸鼠为优势种,这种黄胸鼠和别处的大家鼠頗相似,背上棕灰色,腹下白色或浅黄色,头与軀体的长度和尾巴的长度大致相等,倘有个体变異,相差不过10毫米(約1/3寸)左右。从老幼来区别,可以分为三个年龄組:1.成年鼠:背上带棕色,多在一岁以上,能繁殖,体重超过100克(二两以上)*;2.半年鼠:背上多灰色,在一岁以下,亦能繁殖,体重除怀孕的母鼠外,多在100克以下;3.幼年鼠:当年所产,年龄最小,从初生到一、二个月不等。

除占絕对优势的黄胸鼠外,还有小家鼠,不过数量稀少,这是一条动物学家所公認的普遍規律:凡是大家鼠多的地方,小家鼠受压迫,一定为数很少。

鼠类有季节性的迁徙現象,有人称为“家野交流”,在华北或东北等地区,由于冬季寒冷,野鼠进入住宅,春季暖和,又回到野外去,这样往返每年一次。但鼠类在云南地区每年迁徙两次,范永鏡的观察和曹大媽的見解完全一致。春末麦子快成熟时,家鼠搬到田里去,成为野鼠,穴居田野,窃吃庄稼。等到收割完毕,犁田放水,野鼠又搬回家里(住宅区),秋季谷子(水稻)将要揚花抽穗时,家鼠又向田野迁徙,变为野鼠,鬻食和糟踏粮食,情况相当严重。等到粮食运走,田里没有什么可吃,野鼠又回村寨或城鎮。

鼠类一年四季都能繁殖。在西南地方,每年春末

* 十两为一斤,(新秤)。



范永鏡同志

夏初和秋收季节,生育的最多。粮食充足,吃得好,吃得多,繁殖力就加强。农作物成熟时,田里水少,容易打洞做窝,便于生育。

初次怀孕的半成年鼠,每窝的幼鼠数目很少,以后逐渐增加。一般说来,每窝的平均数为6、7只,每窝的幼鼠最多时从8、9只到12只不等。9月12日范永镜和我们在保山郊外挖得2只母鼠,腹内有14个胚胎。14日又得一母鼠,亦有14个胚胎。另外还挖了一窝幼鼠亦有14只,这是最高的记录。

云南天气暖和,四季如春,兼之食物充足,鼠类的繁殖力很强。据范永镜谈,他曾在洞里,找到一只怀孕的母鼠,还有两窝年龄不同的幼鼠:一窝是才生下来的小鼠,皮肤粉红,无毛,闭眼;另一窝较大,眼睛张开,能自由活动,估计年龄亦不超过两个月。两个月以后的幼鼠,将变为半成年,离开母鼠,自去打洞,营独立生活。

野鼠打洞多在干燥而近水的地方,杂草丛生,可以隐蔽,看地势高低,或在田埂的上边,或在沟壁的中腰。一般都有前后两个洞口,前洞明显,开在向阳处,松土较多;后洞是暗洞,很不明显,或未完全打通,上盖一层薄土。前后洞口的距离,少则2、3尺,多则7、8尺。尚未完成的洞,许多只有一个洞口。已经完成的洞,只有一个洞口的可能性约为百分之一。有三个洞口的还相当普遍,洞口最多的有5个或6个,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田埂薄的地方,前门在这边开口,后门在另一边开口。假使田埂较厚,前后洞口往往同在一边,洞内有孔道,中央有窝,内垫干草,供育儿之用。窝的直径自半尺到一尺不等。

洞内有没有野鼠,可以按照下列的特征来检查:无鼠的洞,一望而知,洞口有蜘蛛丝或初萌芽的小草,草上有小水珠,证明没有野鼠出入。假使脚印明显,有泥水的痕迹,洞口没有蜘蛛丝,没有初萌芽的小草,草上没有小水珠,证明洞里有鼠,时常出入。

野鼠非常狡猾。挖掘之前要看清楚有几个洞口,把所有洞口用草堵塞,一边挖,一边堵,随时检查,它就跑不了。假如用泥土堵塞,它拼命向外爬,容易逃跑。

野鼠一天24小时的活动,亦有一定规律:普通太阳落山后出洞,9或10时(夜里)回去;第二天早晨鸡叫时出来,天亮后又进洞去。

野鼠窃食粮食,还糟踏许多粮食。一般说来,粮食充足时,牠无存粮习惯;庄稼收割后,发现有存粮的洞。最多储藏四斤粮食。

如上所述,保山的野鼠有大小两种。它们的洞亦有分别:大鼠(黄胸鼠)的洞口大,土粒粗,洞内可能有一只或二只成长的老鼠,假使洞口松土多,洞内除老鼠

外,还有幼鼠;小家鼠的洞口小,土粒细,洞内鼠数通常为四只左右。

范永镜捕捉野鼠,仅使用一把锄头或十字镐,不再需要任何特种工具,手挖、眼看、耳听、还开动脑筋,时刻思考、一有动静,野鼠尚未跑出洞口,就被范永镜的双手一一捕捉,有时鼠多,一双手忙不过来,便用手臂按住,有时还用身体来压,得心应手,可称特种技术。

捕捉野鼠还可用鼠笼、鼠夹、毒饵和水灌等方法。用水灌洞,鼠即淹死,倘未淹死,一定向洞外逃命,把它捉住。又有烟熏法,用扇鼓动空气,将烟灌入洞内(最好加点辣椒粉,使烟有辣味,收效更大),鼠被烟熏,就闭着眼睛爬出洞外,行动缓慢,容易捕捉。

总结范永镜的捕鼠经验,我个人有下列四点体会:

首先,政治掛帅,相信党,相信政府。范永镜是贫农出身,幼年时,受压迫、受剥削,困苦异常;解放后,分得了房屋和土地,生活改善,觉悟提高。1952年批准入团,表示决心做好党的助手,凡是党和政府的指示,完全拥护。除四害是发展生产、讲求卫生的重要措施,范永镜坚决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与老鼠作斗争。

其次,他有颗为人民服务的心,要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野鼠危害生产,传染疾病,非彻底消灭它不可,既不为名,又不为利,这种崇高的品质,值得科学工作者虚心学习。

再次,他从多年的实践中,获得了捕鼠的经验,通过实践提升为理论,再去指导实践,实践——理论——实践;如此往返不已,终于掌握了野鼠的生活规律。既不自卑,又不迷信。多、快、好、省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野鼠进家以后,范永镜亦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一网打尽。消灭野鼠是一种经常性的工作,所以他一年到头都不放松。

最后,范永镜在长期的劳动中,得到一条真理:只要认真去干,没有干不好的事情。他不仅是捕鼠的英雄,同时还是捕雀的能手。从9月到12月,麻雀多在树上过夜,他爬到一株没有麻雀的树上,把树枝分开,中间留出空隙,另有几人爬到对面有麻雀的树上,摇动树枝,麻雀在黑夜受惊,不辨方向,纷纷向树枝分开的空隙飞去,落在他的身上,他用双手捕捉,顷刻间,可捕雀一、二百只。其他季节,麻雀都在房檐、墙洞、草堆等处,成对棲息,使用掏的办法捕之。

范永镜同志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使我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冲天志气,能打破科学堡垒,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应当学习这种高贵品质,自觉的改造思想和羣众结合起来,破除迷信,鼓足干劲,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